



心裏充滿了陽光

達妮爾·嘉薩諾瓦光輝燦爛的一生

西蒙娜·戴麗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心裏充滿了陽光

廖正興、廖正興先生與廖正興的一生

廖正興、廖正興

中國青年出版社

心裏充滿了陽光

達妮爾·嘉薩諾瓦光輝燦爛的一生

西蒙娜·戴麗著 陳占元 齊放譯 鮑文蔚校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63 文學 102

心裏充滿了陽光

著 者 [法國] 西 蒙 娜 · 戴 麗
譯 者 陳 占 元 齊 放
校 者 鮑 文 蔚

青年·開明聯合編譯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7 7/16 字數 150,000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7,000元

印數 1—2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介紹了法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人之一達妮爾·嘉薩諾瓦一生的英雄事蹟，同時也反映了法國人民正義的覺醒和行動。達妮爾是一位青年牙科醫生，她以全部生命的熱情投入了法國青年的愛國運動和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後來在抗德運動中被法西斯匪徒逮捕，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書中描寫了這個舉世皆知的殘酷野蠻的集中營的非人生活，也介紹了達妮爾在集中營裏反抗敵人維護同志的艱苦鬥爭。

SIMONE TÉRY
DU SOLEIL PLEIN LE COEUR
La merveilleuse histoire de Danielle Casanova
LES É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49

謹以此書獻給法國青年女子
這本書我是爲了她們寫的。

西·戴麗

前言

我想給你們講述達妮爾·嘉薩諾瓦的光輝燦爛的一生，她是爲了法國而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裏面的。

我們難以相信，從此就永遠不能再看見她。我們時時刻刻都以爲她會推開門，以爲她就要帶着她那漂亮的微笑和明麗的目光走進來。我們時時刻刻都側耳傾聽，彷彿聽到她的腳步的聲音。但是她不會再來了，她不會再推開門，我們也決不會再看見她了。

或者我們應該說：會的，我們永遠可以再看見她，我們始終看得見她，她就在這兒，在我們中間，她沒有離開過我們，她在我們身邊，和我們過去所認識的，活着的她一個樣子。我們就要把這樣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她傳給那些還沒有誕生的法國婦女，傳給她們的女兒的女兒。因爲達妮爾·嘉薩諾瓦是一個不死的人。她已經成了歷史上的人物了。

就拿我個人來說：我過去也不大認識她，我沒有和她在一起工作過。然而在今天，她對於我是多麼親切，就如同從她還是一個光着腳兒在海灘上奔跑的小女孩的時代起，一直到她被納粹匪徒殺害，永垂不朽的那一天止，我每天都曾留意着她的一舉一動一樣。我在她的親

人的回憶裏面，在她的朋友們的心坎中間，搜尋她的事蹟；多謝那些認識她的人們，和那些跟她在一起工作過，鬥爭，在一起熬受過苦痛的婦女們的幫助，使達妮爾在死後，並且在她死後比在她生前將更加親切地成爲我的姐姐，我的導師，我的榜樣，正如她將也是你們的姐姐，你們的導師，你們的榜樣一樣。

因此，當我對你們講到達妮爾·嘉薩諾瓦的時候，你們要知道我不僅僅是說着她一個人，也是在說所有對我講過她的事蹟的那些女伴們。當我對你們說出「達妮爾」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同時也在想着那些和她一樣，一去不復返的女人們……

達妮爾·嘉薩諾瓦這個偉大的名字是成千成萬婦人和青年女子的象徵，在這些婦人和青年女子中間，有很多人並沒有見過她，或者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有聽人家說過，但這些婦女也和她一樣，曾經爲了法國，爲了自由而鬥爭過，「沒有這些婦女（像勞爾·唐啓上校說過的一樣），抗敵鬥爭就不可能。」這些婦女過去担任聯絡工作，運輸軍火，在游擊隊根據地裏或在巴黎的障礙物上向敵人開過火。

當我對你們講到達妮爾的時候，我看見所有這些可敬佩的女人在我眼前，其中有許多人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差不多還是些孩子。她們不怕秘密警察，不怕酷刑，可是當她們想起我在這本書裏面可能說出她們名字的時候，却感到非常惶恐。

「我很願意把我所記得的關於達妮爾的事情告訴您；可是您千萬別提到我！」她們對我

說。

我微笑着注視她們，她們動了氣，說：

「絕不是的，這不是假裝謙虛！我什麼也沒有做過，我絕對沒有做過任何驚人的事情；而另一面呢，幾百個女同志犧牲了，她們的行動都是可歌可泣的，可是沒有人講起她們，因為她們的人數太多，因為十之七八我們連她們的身世，甚至連她們的名字都不知道！那麼，你應當明白，要是提到我，那簡直是太滑稽了！」

我祇好答應不提她們。她們說是「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可是，爲了服務，她們把一切都拋棄了，拋棄了她們的家，拋棄了她們的一家人。她們接受了這種最使一個女人心碎的犧牲：把自己的孩子託給別人。她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她們成爲不爲人知的、隱姓埋名的士兵，她們甚至連她們自己的戰友的名字都不知道。她們曾在多少漫長的日月裏，從一個隱避所流浪到另一個隱避所，受盡飢餓、寒冷和孤獨；在多少天、多少星期當中，在危機四伏的街上走着，每走一步都得看看有沒有人跟踪她們。她們帶着假身份證乘搭滿載警察的冰冷的火車；每次聽到一部汽車停在門前，或樓梯上有腳步的聲響，或者有叫門的聲音，她們的心就都突突的跳。她們身上沒有錢，單獨活動着，她們不能夠和朋友們會面，尤其不能夠讓家裏的人知道她們的下落，並且絕對不能夠得到最親愛的人——她們的母親，她們的孩子——的消息。她們要提防一切的事、一切的人，她們要在寂寞裏面進行鬥爭，孤單的、永

還是孤單的，除非在一條街的拐角，在一個地下鐵道車站的人羣中，同一個不知名姓的人匆匆地會面。祇有一條細線將她們和社會、和她們的國家、和看不見的愛國分子的大軍聯系着，這條細線就是她們的任務。但這是一條鋼鐵的線，她們把它緊緊地握在她們脆弱的手裏，因為她們祇憑這條線才可以跟她們的社會——活人的社會，跟無數不認識的、和她們一樣孤單的無名的同志們保持着聯系，跟爲了祖國、爲了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保持着聯系。除了任務，任何別的事她們都不計較，她們要爲這個任務而生，爲這個任務而死。不是別的，是她們對法國人民、對人類的勇敢、嚴肅的堅強的信念在鼓舞着她們把這個任務進行到底。

「我，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一個金黃色頭髮的青年女子對我說。「我在北部（法國北部）坐了十八個月牢，不過這是偶然的，他們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我的工作。不，我並沒有遭遇過什麼，我連流放都沒有被流放過！我每天等待着他們給我戴上電盞逼我招供。那是個極可怕的刑罰，一般受刑的人都會把命送掉。我有一個女朋友就因爲這樣發了瘋。我祇知道有一個男孩子沒有死。可是得看看他成了個什麼樣子；這個可憐的孩子，簡直都不成人形了！可是我呢，我並沒有什麼，我非常幸運。你瞧啊，我的過去是最平凡不過的。可是別的那些女人，啊！她們哪，那真是，她們太可欽佩了！」

當我說出「達妮爾」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是在想着所有這些法國的溫柔的女子，爲了替祖國服務，曾受過種種酷刑，而不洩露真情。拿這些酷刑和中世紀的酷刑相比，中世紀的酷

刑就顯得祇是兒戲了。她們曾被接連十次的投到澡盆的水裏去，慢慢的淹死，然後再被弄醒過來，她們同佛朗仙納·弗勞蒙一樣，眼看着她們的母親在她們面前被活活打死。她們的牙齒被敲碎，肋骨被靴子踢斷，被用香煙頭兒或燒紅了的熨鐵灼傷，奶頭被割掉，肚內灌滿碾碎的玻璃，指甲被拔掉。

當我說出「達妮爾」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是想着所有這些法國的寧死不屈的女子，她們被判處死刑，不是一種由執刑小隊執行的、光榮的、迅速的死刑，而是一種在殺人營的泥淖、寒冷、虱子、飢餓、污垢裏面慢慢死去的污辱不堪的死刑。

我想着所有讓奈德·維美徐教我們常常記起的那些英勇壯烈的女人們：

……躺在鐵軌上面，不讓她們的兒子出發到苦工營去的那些蒙呂松的法國婦女；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解放巴黎的戰鬥裏面，被殺死的那個青年婦人，西蒙·賈弗萊；

被德國人鎗殺了的昂麗愛特·杜曼、法朗士·勃洛克——賽拉贊；爲了替盟軍服務而被砍掉了頭的

貝爾蒂·阿爾畢雷特；

所有那些別的婦女們，所有那些數不完的、非名單所能列全的別的婦女們，她們當中有多少個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消失了，並且連一個供人流傳的微末的姓名都不會給我們留下來，所有我們那些無名的犧牲的婦女……

我同時也想着她們的同志們，她們出人意外地逃出了魔掌，她們自己認爲她們並「沒有

做過什麼事情」，因為她們沒有死去，她們真是名副其實的「虎口餘生」，她們在和平的日子裏還繼續着同一的戰鬥，爲了使法國永久光榮存在，爲了拯救所有珍寶中最可貴的珍寶——和平，爲了準備歡欣歌唱的明天……

這個達妮爾的故事，是對溫柔的、歡樂的、愛國的、堅強不屈的法國婦女們——英雄的愛人和英雄的母親的一種敬禮。因爲事實上她們是達妮爾·嘉薩諾瓦的姊妹，她們是達妮爾·嘉薩諾瓦的女兒。

西蒙娜·戴麗

達妮爾·嘉薩諾瓦於一九零九年一月九日生在阿耶佐^①那個荒野而芳菲的島上。這個孤傲的海島，自從有記載以來，一向就在爲爭取獨立、爭取自由而進行鬥爭，它是法國以自己的力量從德國人手裏解放出來的第一個省份。「麻崎」^②這個名詞也就是從這個桀傲不馴的地方產生出來的。

達妮爾本來不叫做達妮爾，她叫做萬桑黛拉，萬桑黛拉·白麗尼。孩子們在家裏又把這個好聽的科西嘉名字改成一個更加溫柔、更加輕鬆的小名：萊拉。白麗尼一家是科西嘉的舊家族之一，它的根基受着豐腴的土地的培養，是一個完全爲島上的高尚的傳統所陶冶出來的家庭。

小萊拉的祖父是個農家子弟，當過裁判員，是一位職業和志願都爲正義服務的人。他是一個壯健的老人——活到九十五歲才死去，——一個早期的共和黨人，一個熱烈的愛國者。

① 阿耶佐是科西嘉的省城。——譯者

② 麻崎——科西嘉島上荊棘叢生的地帶，後作普通名詞用。——譯者

他經歷過一八七零年的普法戰爭，他總是不疲倦地、興奮地講述着，——而孩子們也總不疲倦地在聽着，——那些戰爭中英勇的故事，那些自我犧牲、出生入死的故事，在這些故事裏面，到處湧現着對於法國和對於自由的熱愛。通過這位鄉村的渺小的法官，在他那疲勞衰老的嘴唇上，法蘭西過去的英勇行爲，法蘭西人民爲了主權與正義歷代以來所進行過的鬥爭都又復活起來了。萬桑黛拉熱心地聽了老人的故事之後，在她的小床上睡着了，夢想着：最美麗的、最值得羨慕的命運無過於爲祖國而死了。

達妮爾的祖母對這個小女孩的一生有着更大的影響。萊拉熱愛她的祖母，那是一個常年穿着黑布衫的農村老婦人，勤勞而固執，在許多地方都和達妮爾相像。雖然在家裏大家都講法語，可是祖母却這麼熱戀着她的小祖國，她向來祇肯講科西嘉語。因此達妮爾也講科西嘉語，講這種鄉土的、帶有音樂性的、美麗的地中海方言，講得那麼流利。

直到晚年，祖母不聽家人勸阻，執意要幹最苦的活計。她親手種植果園，刨地，除草和鋤土。在秋天，她扛着整袋的馬鈴薯，把它送到地窖裏面，儲備冬天的食用。她還做着洗衣服的工作，用她那兩隻骨節粗壯的手洗着，擰着許多大被單子。她的孩子們心中不安，無論怎樣對她說，說她已經不是能够做這樣勞苦工作的年紀了，可是祖母還是不肯住手，她想做什麼就要做什麼。她不能够活着不幹活，休息一天在她看來就是白過了一天。對於祖母，也如同後來對於達妮爾一樣，生活就是要使自己於人有用，就是要爲人服務。

最使人吃不消的，就是她這種愛做粗活的習慣，這位農村的老媽媽要使她的一家人，即使是最小的小孩，也要養成這種習慣。在假期中，當孩子們滿腦子都是遊逛、戲耍的時候，却要幫助祖母幹家裏的活，那是很討厭的。大家只想爭先逃避，一個說：「你別回家去，今天天是洗衣服的日子！祖母一定要你幫助她擰大被單子！」另一個說：「當心哪，馬鈴薯已經刨出來了！明天我們要是在家裏，祖母一定要叫我們幫助她把馬鈴薯一口袋一口袋地抬到地窖裏去！」但是，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所有的孩子們終歸得按照祖母要叫他們做的事去做。再說，她的孫子孫女們都崇拜着這位全村的人都熱愛着的農村老奶奶。

說實在話，在孫子孫女中間，祖母最疼愛的就是萊拉。那大概是因為達妮爾是一個最像她的孩子，達妮爾也是最富有生活力量與熱情的孩子，並且是最樂意幫她一臂之力而毫無難色的一个孩子。祖母總是倚靠着萬桑黛拉把盛衣服的筐子頂在頭上送回家去，像科西嘉婦女們所做的樣子。也許是由於這種習慣，達妮爾的頭才抬得這麼高。

但是更應該提到的是達妮爾的父母。他們兩個都是小學教員，我們簡直可以照字面說，達妮爾曾吃過通俗學校^①的乳汁。因為養過五個孩子（四個女孩和一個男孩）的達妮爾的母親是在幼稚園裏面教書的。她把載着她最小的嬰孩的小車放在身邊，在兩堂課中間休息的時

① 法國大革命後，廢除了專由教會主辦的學校而創立的普通學校。——譯者

候，她把孩子從小車裏抱起來餵奶。達妮爾就是這樣地從呱呱啼哭的時候起，直到她大學畢業爲止，所呼吸的全是通俗學校的空氣。除了我們通俗學校的教育的影响之外，她沒有受過任何別的影響，任何別的教育。她就在那裏學到了千百個跟達妮爾的父母同樣忠心的大、中、小學校教員所教的東西：對於勞動的愛好，毫不苟且的良心，對於理性和正義的崇拜、對於共和主義原則——自由、平等、博愛——的尊重與忠誠、勇敢和熱愛祖國。

白麗尼先生是小學校長，同時也教課。達妮爾的性格像父親同時又像她的母親。白麗尼太太有着科西嘉的特殊性格。這是一個性格堅強和心腸善良的婦人，好思索、具有極尖銳的批評精神和不尋常的分析能力。親近她的人們都說：「達妮爾二三十年後就會同她的母親一樣。」可是白麗尼太太態度十分持重，沉靜寡言，令人起敬。達妮爾的父親却相反，他總是非常快樂、性情豪爽、富於情感，態度溫柔而且和藹，是一個極樂於和人親近的人，他能够一見面就討得別人的歡心。達妮爾就是這樣地像她這位意志堅強的母親，同時又像她這位令人可親的父親。

現在我的眼前放着一張達妮爾小時候的照片。這張照片大概是在鄉下照的，在她周圍的地面上有大片的落葉。萊拉是一個兩歲半的嬌小美麗的小女孩，圓圓的臉蛋像小貓的臉一樣，兩頰豐滿、光滑、溫柔，讓人愛得想親它，嘴兒的輪廓很秀美，小下巴已經顯出很有決斷的性格，兩隻又活潑又溫柔的眼睛向你凝視。萊拉穿着一雙結帶的鞋子，跟別的小學女生一

樣，襪子沒有拉得很緊，像是她剛從很遠的地方跑來似的。她的頭髮從左面分開，略為散亂的長髮用一條絲帶打一個大結繫住。她戴一頂白毛線打成的小圓帽，穿着一件對於她的年齡略嫌寬大的呢外套，但是可以猜想得出來那是因為這件外套必需下一年她還能穿，不然也許是她姐姐的一件外套。這件稍覺嚴肅的外套襯着一個白色尖形花邊的大領，使它變得比較輕快，從這些白花邊上令人感到慈母的愛。萬桑黛拉用她的兩條小腿結結實實地站在地上，極堅強有力的攢着她的左拳頭。

白麗尼的家庭——父親、母親和五個孩子——住在阿耶佐最突出海面的尖上，如果城市是一條船，他們就好像住在船頭。這地方一面靠着城堡，一面向着大海，在溝沿大街——現在改稱達妮爾·嘉薩諾瓦大街——的盡頭，面對着城堡廣場。溝沿大街順沿着阿耶佐海灣，是城市中最窮困的住區的邊沿。白麗尼家住在小學對面這座白色大房子裏面，一所九間房子的住宅——那時在這個幸福的地方還沒有過房荒！這寓所有兩個平臺，和一間供孩子們遊戲的大廳。

白麗尼的住宅是多麼明亮和快樂啊！屋裏充滿了孩子的嚷叫聲和燦爛的地中海的陽光。窗戶有一面是向着海開的，人們永遠呼吸着海洋的空氣，有着碘和鹽的氣味的空氣，總在動盪着的自由的空氣。擺在眼前的總是令人興奮的大海景色，那無邊際的天邊使你心曠神怡，那純藍的天空，是那樣的純潔，那樣的乾淨，那樣的透明。祇須一看這個天空，你就想